

故事性的教育——从华特·班雅明的《说故事的人》说起

龚立人

（香港中文大学 崇基学院神学院）

摘要：公民教育和心灵教育皆关乎身分。前者是政治身分，后者是个人身分。身分的形成跟故事（或叙事）分不开。故事有其超越性层面，这正是华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对「故事」的理解。本文主要探讨这超越层面的故事对人身分的形成的重要性，以及它对公民教育和心灵教育的贡献。

关键词：故事；公民教育；心灵教育

公民教育和心灵教育皆关乎身分。前者是政治身分，后者是个人身分。身分的形成跟故事（或叙事）分不开。虽然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对身分的形成有不同理解，但他们对故事的讨论走不出政治哲学的范畴，而忽略故事有其超越性层面，并介入日常生活，冲着当下。后者正是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有密切关系的华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对「故事」的理解。¹ 这超越层面的故事对人身分的形成有何重要？又它对公民教育和心灵教育有何贡献？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故事与身分

从近代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对故事的关注，故事不只是众多经验之一，而是建立人的个人身分和政治身分。首先，故事指出故事是人对自身的理解。不只是因为人用故事来描述他自身，更因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倚赖他所听和所属的故事。社会生活本身就是故事，而故事是社会生活的本体条件。² 从此来看，故事绝不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是承载生活世界各种经验和传统，并塑造聆听者的身分。故事可以以传统、诗歌、习惯等等表达日常生活价值出来。问题不是人是否可以独立，不受故事形塑，而是人受甚么故事形塑和对形塑他的故事是否认识。虽是如此，但人又不是完全被动，因为人参与在故事中，延续、修改和丰富故事的内容。这正是华特·班雅明所说，故事是没有结束的。³ 泰勒（Charles Taylor）说得好，「我以『跟着如何』来理解我当下的行动。」⁴ 以上对故事的描述带出两个有关故事与身分的课题：第一，故事作为对自我身分的理解，即人的个人身分；第二，人的身分受其它人和社会故事

龚立人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 e-mail: kungly@cuhk.edu.hk

¹ 华特·班雅明（1892-1940）是德籍犹太人。他是马克思思想哲学家、文学评论者和翻译学者。

² M. Somers,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 Relational and Network Approach', in *Theory and Society*, 23 (5): 605-649 (644).

³ 班雅明著，林志明译：《说故事的人》（台北：台湾摄影工作室，1998），页 39。

⁴ C.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7.

所组成，即人的政治身分。这两者不是各自独立，而是互动，因为个人身分是在政治处境中，而政治身分是对人在社群中的角色之理解。没有个人身分的政治身分只会倾向将人非个人性；同样，没有政治身分的个人身分也会倾向将人非历史性。若用本文的关注，前者关乎心灵教育（当然，不限于此），而后者关乎公民教育。前者问「我是谁」，而后者问「我们是谁」。就着个人身分，麦金泰（Alasdair MacIntyre）提出故事的合一性，即故事的合一具体在单一生命中。⁵ 然而，麦金泰并不认为生命的整合是个人可以达成的事，反而人需要投入其所属社群，从而得着合一。这正是当下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对此理解之不同。心灵教育可以被理解为透过对个人和社会故事的检视与聆听，整合个人生命，建立人的自我身分，不将人完全溶化于政治身分内。至于政治身分，它所关心就是人的社群角色。由社群角色建立的政治身分是多层和多种，而非单一性的。因此，公民教育需要批判地认识个人在其政治身分的角色与责任，并包容不同政治身分可能有的矛盾。虽然心灵教育与公民教育有其独特关注，但却不分割，因为身分包括个人与政治。故事对身分塑造的重要性不只是其描述性功能，更是故事本身是流动和变化，不是封闭的，以致聆听者可以有其自由诠释空间。否则，这正是华特·班雅明对取代故事的新闻和小说之批评，因为人的诠释空间被窒息了（稍后讨论）。

故事可以以不同形式出现，例如，历史、传记，甚至想象出来的故事。但这不同形式的故事有一个共同性，就是被建构出来。换句话说，说故事的人刻意地建构他想要说的故事。透过组织人的经验，以致事件与事件之间存在关连，让说故事者和聆听者可以感受故事的延续性。然而，我们不要忽略傅柯（Michel Foucault）对论述（discourse）的批判，就是故事关乎权力，对他人的操纵。⁶ 尤其当故事成为普世性时，人就忽略这只是一个假设而已。以下，我尝试以史佩尔（Albert Speer）的自传来表达以上的关注。

二、史佩尔的自传⁷

史佩尔是德国有一位著名的建筑师。按他自传所说，他人生的志向是要成为一位出色建筑师。可以的话，他希望可以参与设计整个德国。借着 1937 年在巴黎展览会出色的设计和柏林总统府的设计，他获得希特勒欣赏，并委任重建柏林建筑师之要职。后来，因国防部部长在一次空中意外逝世，史佩尔于 1942 年被委任为国防部部长。在任期间，他主要提高国防生产，包括设计集中营。然而，按他自传说，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份参与杀害犹太人一事。他只是一个热爱，并忠诚于设计和建筑的人。直至德国战败，他被起诉为战争罪犯时，他才醒觉他所做的一切令很多人失去生命。在审讯期间，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无知，并公开认罪。在其自传中，他说，「我拒绝去探访那些有数千万人被杀害的集中营，我采取一种对纳粹党看不见邪恶的态度。」史佩尔在其自传中的自辩一直存在争议，但若他所说的不是为自

⁵ A.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of Moral Theory* (London: Duckworth, 1985), pp.216-18.

⁶ M.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1972).

⁷ A.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0).

己找借口的话，他的自传说出了故事的欺骗性。这欺骗性不只是来自希特勒纳粹主义，更来自他自己对建筑的故事。

第一，史佩尔被他自己所建构建筑的故事所欺骗，甚至甘心被欺骗。他一心一意想成为出色的建筑师，以致当机会来到时，他没有考虑，也不考虑希特勒的目的。他个人的梦想和建筑的吸引使他选择以看不见的态度来避开受苦者的呼召。欺骗故事的成功不只因其故事动听，更配合以自我为中心，将自我故事等同社会故事。在终极化下，史佩尔不愿意去聆听其它故事，也不去反省他认同的故事。结果，他被建筑的故事所骗，也成为欺骗故事之一。

第二，没有希特勒的邀请，史佩尔不可能有机会担起国防部部长一职。希特勒对史佩尔的欣赏与器重，让他相信希特勒可以让他梦想成真。在希特勒纳粹主义故事下，一个为了支持战争的国防部被描绘为了一项伟大设计和一个为残害犹太人的集中营被描绘为一项伟大的建筑。在纳粹主义故事下，成功的设计是它提高国防生产和监管严密，而不需去问这些设计的目的。欺骗的故事不但使人失去批判能力，盲目地听从和复述。它更排斥其它故事，将自己隔绝于人民的故事和日常生活。

史佩尔的经验不是一个独特经验，反而在当下生活世界，我们屡见不少。它可以以宗教形式出现，也可以以政治和经济形态出现。基于人离不开故事，重点不是拒绝故事，而是对故事保持一份批判性的对话态度。但这又不代表我们需要有一个标准故事去审定其它故事。如傅柯所理解，标准是历史的建构多于普世性。反而人需要不同故事彼此参照，藉此回复聆听者自由诠释的空间。故事本身是在一种成为（becoming）状态多于完成，所以，故事需要不断被批评和更新，拒绝被绝对化。

三、《说故事的人》

当我们对故事抱着一份怀疑的态度时，华特·班雅明却高度评价故事，并相信故事有解放力量，带来灵光（aura）的体验。有别于其它社会批判理论学者，华特·班雅明很宗教性，并视艺术如宗教一样。有别于宗教人，华特·班雅明认为宗教是政治和社会的，而非超越的。这理念充分反映在他对大众化艺术作品的评论上。⁸ 因此，故事不只是一个个人和政治概念，而是超越介入人的当下，并以有形形态出现。先让我交代华特·班雅明的《说故事的人》一文。

这是华特·班雅明于 1936 年的作品。⁹ 《说故事的人》带出故事与小说的分别。第一，故事是一个口传的经验。因此，说故事是一种人类相互交换经验的过程。一方面，说故事者将他的经验说出来；另一方面，当聆听者将这故事覆述时，这故事已成为聆听者的故事。说和听故事是互动和社群性的。第二，说故事者是一个务实者。透过故事，说故事者公开地或秘密地带出一些劝告，而非纯为娱乐。这些故事扎根于人民生活中，并成为生活的智慧。故

⁸ S.Brent Plate. *Walter Benjamin, Religion and Aesthe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4).

⁹ 班雅明著，林志明译：《说故事的人》（台北：台湾摄影工作室，1998）。

事所关心的不是故事中的人之命运，而是教训。就此，华特·班雅明说，「故事叙事者是一位良好的顾问，但和谚语不同，他不是只为某些情况提供建议，而是和智者一样，能为所有情况提供忠告，因为他有能力以整个生命作参考。（而且这个生命不只包含他自己的经验，其中也有许多其它人的经验。）」¹⁰ 第三，借着故事，听故事的人找回人性的正常感情和事实的衡量尺度。然而，故事的特色不是一套原则和解释，而是保留聆听者自由诠释的空间。故事的重点不在于细节的描述，以致聆听者越有可能转述和丰富这故事。华特·班雅明说，「故事保藏着浓缩的力量，而且即使是在诞生多时之后，仍保藏灿烂开放的能力。」¹¹ 第四，说故事者所说的故事，死亡皆是对其有效性之判决。华特·班雅明说，「在那濒死之人眼前，一生中的种种形象一流转而过，在他的表情姿态和眼神中，也突然展现出不可遗忘者，这使得临死之人，即使他是个最可怜的恶棍，也对其本人的一生，具有任何生者都不能拥有的权威。这权威便是叙事之源。」¹² 死亡使故事变得有振撼力，也同时挑战故事的虚无性，因为死亡让人看清自己的一生。第五，回忆对故事很重要，因为故事不只是对聆听者产生兴趣，更因为聆听者有责任重述这故事。重述就是制造一条传统传递之链，但这传递之链不单追塑回忆，更引导新的讨论。所以，故事不是只为交换意见，更是一个迈向明白的过程。

然而，华特·班雅明悲观地指出现代人对故事已不感兴趣，代之兴起的是小说和新闻。故事的失落不是因为故事不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而是因为由科技与经济发展主导的社会使人失去对故事聆听的能力和環境。故事的失落带来一个怎么样的社会？按华特·班雅明说，故事所代表对经验价值的看重已失去了。不论是小说或是新闻，人不但不强调经验的价值，更没有经验价值可以传递。新闻所看重是信息，而不是经验。新闻的价值在于那一刻。小说所表达是情节，而不是经验。小说的重点在于结果，而不是故事能给人的教训。查实，对经验失落的遗憾也是对价值失落的遗憾。第二，故事的失落使人活在孤独中，因为人不再参与故事的传递。小说不是来自口传传统，也不会与故事聚合。小说家是封闭在孤立的境地之中，形成于孤独个人的内心深处。不只如此，小说的孤独是它与人民的生活脱离。华特·班雅明说，「说故事的人慢慢走出活生生的话语，最终只局限于文学之中。」¹³ 小说的文字可以很美，但却可以与生活结连。第三，故事是人人可以以不同形式参与，但当它被小说和新闻取代时，文学的叙事能力只掌握在少数人中。人的创造力和参与力因而被驯化。同样，新闻报导的事件往往已被塞满了解释，而聆听者可以有的自由诠释空间却很少。

虽然小说是以故事出现，但小说的故事不是华特·班雅明所讲的故事。同样，以小说记录下来的故事仍旧是故事，而不是小说。从此看来，华特·班雅明所讲的故事与小说不纯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是关乎承载不同的价值与生活。这为何故事转向小说和新闻不只代表科技的转变，更代表经验的贫乏（稍后交代）。又今日流行于互联网世界的网志（blog）是故

¹⁰ 同上，頁 48。

¹¹ 同上，頁 27。

¹² 同上，頁 32。

¹³ 同上，頁 24。

事还是小说？基本上，网志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它可以承载故事、小说和新闻。当然，它的特性比一般媒体更能提供言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互动的平台。虽是如此，但这互动性不一定有助说故事，反而在信息泛滥下，故事可能被淹没了。

故事的失落，人变得经验的贫乏。按华特·班雅明理解，经验的贫乏来自人受现代知识论的二元思维所支配。¹⁴ 在二元思维下，理性与感性、科学与艺术、文字与神话、客观与主观等等变得对立。当理性和科学往往被赋予更高价值时，其它不属于这范畴的知识就被视为不正常和没有价值的经验。这与故事的失落有关，因为故事本身就容许多样性。相对于故事，小说和新闻就变得狭窄，因为他们将不同经验排斥。这种对知识二元思维的形成带来经验的贫乏（poverty of experience）。¹⁵ 以一个非技术工人为例，毕特·班雅明指出这工人只跟着机器工作，他从经验分割出来。工作只反映那机器的运作，而他是被机器所开动。经验的贫乏就是人的某一行动与他之前的行动完全分割。虽是如此，但华特·班雅明没有提出人需要甚么经验，反而开放地提出早于知识的经验领域是一个中立领域。

四、故事、公民与心灵

对华特·班雅明来说，故事可以成为一种灵光（aura）的体验。灵光是一种内在于和经验贫乏前之经验结构。他说，「要看见事物的灵光，就是当我们看着它时，有能力看着自己。」¹⁶ 例如，当我们看着一幅画而着迷时，而同时感觉我们也被这画看着时，这就是灵光。这灵光经验也可以在说与听故事的过程发生。然而，华特·班雅明没有以为经验的贫乏可以完全因灵光的体验所克服，因为人已回不到原初。他不介意艺术大众化和商品化，反而这指出灵光已介入日常生活中。对某些人来说，这是灵光的蛀蚀，但华特·班雅明却认为这仍能发挥灵光带来的冲击。以超现实主义为例，他指出它的想象与神话中断经验的贫乏，但这不是透过对超现实主义传统的理解，而是透过它外表的表达。这带来阅读者的惊讶多于一种智性理解。这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搅动，将日常生活的不理性揭示。除了艺术外，故事也可发挥这种灵光（aura）的体验。

故事需要有说故事的人。说故事的人不必然是一个说得动听的人，而是关乎一个看重经验价值，并愿意与聆听者共同参与说故事的人。在学校生活，我们可能有一个错误假设，就是将学校化约为一种教与学的人际关系，但没有留意到教育的成功在于学校本身是否一个相信故事、说故事，并培育故事的群体。换句话说，办学的目的、学校的校政、课程的设计、对差异的态度、老师的投入等等是否反映学校是说故事的人？华特·班雅明说，「任何一处（教育也不例外）已被方法所主导，而这正是真正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无产阶级的教育先要

¹⁴ W.Benjamin, 'On the Program of the Coming Philosophy', in M.Bullock and M.W.Jennings (eds.) *Selected Writings*, vol. 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¹⁵ W.Benjamin, 'Experience and Poverty', *Selected Writings*, vol. 2, p.734.

¹⁶ W.Benjamin, 'On Some Motifs in Blaudelaire', i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1939), p.148.

一个框架，一个客观空间，让教育可以安置，但相对地，小资产阶级需要一个教育要迈向的目的。」¹⁷ 他反对教育背后的进步主义。一个带着已定目标和一个为要满足目标的有效方法是远离儿童，反而教育应是一处可让学员发展和表达他们的活动和想象。虽是如此，但这不等于教育可以随意。透过活动，孩子进入一个文化世界，就是一个成人的世界，但成人也从孩子中获取只有可能从孩子世界而来的秘密。在这互动下，教育是一处成人与孩子有意义相处之空间，而非一处以管治和 Paulo Freire 所描述一种教育对教育银行概念之空间。¹⁸

我们假设公民教育和心灵教育都属于一个令人成长的故事，但现实又不一定如此。不但因为教育背后存在不同理论，更因为故事可以是传柯所指的「论述」(discourse)。因此，对故事内容批判地认识是必须的。例如，将心灵教育去宗教教化的处理不代表华特·班雅明所说的中立领域，反而是他正要批评的二元思维。相对于公民教育，心灵教育较容易制造灵光的体验，因为它有别于其它学科以分析性理性为主。但现实又不必然如此，因为公民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从社群中经验建立的意识。

最后，如华特·班雅明说，现代社会不是一个欢迎故事的社会，不但因为个人娱乐性比社群故事来得吸引或资料比个人分析来得方便，更因为故事往往带来对社会的批判。在故事中，人被唤醒对价值追求的再思。公民教育和心灵教育就为故事提供具体的表达。这些教育不但批判社会对他们的形塑，更挑战社会的荒谬。生命技能是必须的，但只强调一种适应力时，这只是生命教育私人化的倾向。

五、总结

故事性的教育不是关乎一种以故事形式表达的教育，而是有故事可说、有故事可听的教育。一方面，故事性的教育打破二元思维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故事性的教育让聆听者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有灵光的体验。当量化和功效等等工具理性已进入教育时，心灵教育和公民教育也可能避不了受它的影响。此亭，华特·班雅明对故事理解正是一个好的提醒。

Narrative Education: Begin with *the Storyteller* of Walter

Benjamin

Gong Liren

(Divinity School of Cho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 civic education and the soul education are both relevant to identity. The former is about political identity, and the latter is about individual identity. The

¹⁷ W.Benjamin, 'Experience and Poverty', *Selected Writings*, vol. 2, p202.

¹⁸ P.Freir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London: Penguin, 1970).

formation of identity is inseparable from narration. And the narration has its transcendency layer, which is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narration of Walter Benjamin. Thus, this passage mainly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kind of narra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identity,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civic education and the soul education.

Key words: narration; the civic education; the soul education